

明季南畧

卷十一 卷十三



10478

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閩紀

唐王始末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大兵渡江南都失守鎮江總

兵官鄭鴻逵鄭彩知勢不可為因撤師回閩會唐王

從河南來王諱聿鍵太祖九世孫性率直喜文翰灑

灑于言初封南陽以父歿失愛于祖端王兩叔謀奪

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杜

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始為請嗣遂襲位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牆

宏光立赦出避亂適浙鴻逵因奉之南至福州與福

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尙書黃道周南安

伯鄭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時擁入者艷翹戴功咸

請正位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

芝龍意別有在亦固爭以為不可而侍郎李長倩有

急出關綏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之疏惟鄭鴻逵

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厭眾心以杜後起遂定議于

閏六月十五日乙未奉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是日郊

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官尙寶司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命頒詔于兩浙。兩粵。遙上福王尊號。曰聖安皇帝。

附記華廷獻閩事紀畧云。閏六月。邑簿陳王道自京口來任。始知有五月十一日之事。時傳鄭鴻逵數乘過嶺中。有真主俄而百官郊迎。閩中大鄭二鄭之目。鴻逵守金山。遇大兵而潰。

會唐藩以恩詔出中都。問變渡江。邂逅于京口。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二

塵埃物色。引與俱東。王雅好圖書。喜翰墨。有河間獻王風。傳檄手書。先及世系。後及時艱。一稱張鯨淵先生。一稱吳梅谷先生。千言灑灑。卽監國位于省城。越旬而登極。議起。

文武諸臣

鄭芝龍。鄭鴻逵。晉爵爲侯。封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爲吏部尙書。李長倩爲戶部尙書。曹學佺爲禮部尙書。吳春枝爲兵部尙書。周應期爲刑部尙書。鄭瑄爲工部尙書。馬思理爲

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游。汀邵漳泉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與寵錫。於是數求耆碩。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謚、林欲楫、朱維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而蘇觀生最信任。又起曾櫻、何吾驩、郭維經、葉廷桂、路振飛、以次至。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不令票旨。俱閒無事。凡有批答。皆上親爲之。德璟、景昉欲捐。皆力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陛見。以清屯練軍上請。上然之。而不能行。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蘇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

### 鄭芝龍議戰守

時內外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俱鄭芝龍爲政。鴻遠、芝豹皆其弟也。故入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開府于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約計十萬餘。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統二十萬。合八閩兩浙兩

粵之餉計之尙虞不足

### 殺靖江王

粵西有靖江王者。名亨嘉。太祖甥朱文正裔。八月。稱監國。隆武詔至不受。舉兵將東。廣西巡撫瞿式耜知之。移書兩廣總制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叅將陳邦傳防梧。冉星樓調狼兵勿聽調。靖江遣桂平道并濟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江提兵至梧。命式耜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江兵尋爲丁兵戰敗。還桂。時宣國公焦璉爲粵西總鎮。楊國

明季南星

卷之十一

四

威旗鼓。式耜因密授計于璉。而邦傳亦應檄統兵。并受令。遂擒靖江王及國戚。與吏科給事中顧奕等械至福州。奉旨斬于市。以擒靖江功。封魁楚爲伯。式耜兵部侍郎銜。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藩監國。鄭芝龍議助餉。

十月。闕餉不足。鄭芝龍遣給事梁應奇入廣督餉。應奇往督。因叅遲悞者數十人。俱奉旨提問。然有遲疑未提至者。潮州知府楊球欲入朝。聞旨遂止。粵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

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括府縣庫貯存積銀未解者。釐毫皆解。不足又鬻官爵。部司銀五百兩。後減三百兩。武劉僅數十兩。或銀數兩。而之倡優歌隸。盡列衣冠。然無俸無衙門空銜而已。其黠者倩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隣。晉江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皆稱官職。立而語。不服則互毆于庭。而不可制。諭曰。敵兵如蟹。遲遲其來。識者已知其必敗也。

國家新造。當內撫百姓。外禦疆場。或可稍延。乃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五

助餉賣官。較土英當國爲更甚焉。安得不債乎。

易言負乘信矣。

曾后入閩

鄭芝龍所招關門兵。不過疲癯數百人耳。廷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隆武每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但以缺餉爲辭。會十月。曾后至。迎入宮。時亂嗣未育。或勸珍攝以俟來春。乃暫止。初隆武孤身南來。鴻遠以所掠美人十二獻。隨居官衙。至是曾后至。遂大興工作。擴構宮殿。庖廄之屬。皆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下。

體衣皆織龍鳳。然后性微敏。頗知書。有賢能聲。隆武召對奏事。后輒于屏後聽之。其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

鄭森入侍

隆武尙未有嗣。鄭芝龍乃令子鄭森入侍。隆武賜國姓。改名成功。隆武每意有所向。成功輒先得之。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有密告芝龍攬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六

刑罰用舍

丙戌正月朔乙酉早朝。鄭芝龍以手板擲蔣德璟。幾傷邵武知府吳爇歸。推官朱健以南安王入境。疑敵兵移眷他駐。坐倡逃。逮甯府建陽知縣施燿爲奸胥摘發。坐貪酷。俱駢斬市曹。漳州府龍溪知縣謝泰宗以貪婪罰入千金。抗嚴道龔可楷。航海至閩不用。有

啤爾蹴爾之疏終被賊殺死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  
疏談兵卽得召對片言合旨賚寶錠賜官爵久之漸  
多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

### 築壇遣將

廷臣屢請命鄭芝龍出關芝龍亦知不出關無以壓  
衆心因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以鄭鴻逵爲  
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做淮陰  
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二將旣出關疏稱候餉不行  
逗遛月餘內催二將檄如雨隆武下詔責曰尙畏縮  
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不前自有國法乃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仍疏言  
餉絕畱住如故

七

隆武之遣二將猶思廟之遣李建泰也二將軍  
之逗遛關外猶建泰之逡巡圻內也

### 張肯堂襲金陵

吏部尙書張肯堂與吏部郎中趙玉成同籍江南疏  
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  
襲取金陵以迎陛下陸行期會于金陵隆武大喜亟  
催芝龍大造艘芝龍笑諾會有上疏言水師諸臣宜

聞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遂不果。

### 隆武駐建甯

隆武決意親征。二月駐建甯。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迎隆武。隆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決。而芝龍以關門單弱。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請還。不還則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任兵部尙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畱駐浦城。

### 皇子誕生

六月皇子誕生。羣臣賀表。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

明季百畧

卷之十一

八

隆武嗟異。大赦覃恩。鄭氏廝養俱得三代封誥。撰勅者織軸者日不暇給。當是之時。兵贏餉絕。行止猶豫。召對會議。欠伸而已。當事無談及兵事。舉朝如夢如醉。不待識者而知其敗壞矣。

### 殺魯王使陳謙

都督陳謙奉魯王使。與行人林奎至閩。趨起不敢入。謙與芝龍有舊。先遣人問之。芝龍以書招之曰。我在無妨也。乃與林奎入見。啟函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二人俱下獄。鄭芝龍上疏救之。不

聽陳謙者。武進人。舊鎮金衢。乙酉春。齊宏光詔封鄭芝龍爲南安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南安爲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若南安僅一邑耳。請畱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鄭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之。故有是求。時有錢邦芑者。自請召對。言天下事。語未竟。中旨卽擢爲監察御史。實出芝龍門下。而與隆武親。最蒙信任。密啟隆武。陳謙爲魯藩心腹。且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隆武信之。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人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更便。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九

不意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謙他所斬之。芝龍急救。則已接首矣。伏尸而哭極哀。以千金百布。墓謙爲文。以祭。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之句。

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大小。七國時勢。莫強于秦。蘇季子合六國以拒之。得安者十五年。後秦日夜攻韓魏。而齊楚不救。及韓魏亡。而齊楚亦遂隨之矣。

大清勢重若泰山。卽昔日之秦。不足以喻。而魯之弱猶未及韓魏。隆武雖不悅。而同舟唇齒之言。不可

不思姑大度優容連兵共拒俟勢稍定大小自  
分不此之計而自相等仇則魯必折入于

大清而閩之亡可立待矣昔晉滅虢而虞亡秦滅韓魏  
而齊楚亡晉滅蜀漢而吳亡入王自殘而劉石  
強元滅金而宋亡益速古今之勢大可見矣

華廷獻論浙閩事

華廷獻云時東南民望漸屬魯藩畫錢唐爲界烽火  
相望自兩都破竹至此始相距于七里灘者十餘  
月五月午日至延平之順昌縣遍訪鄉音微聞有黃  
明李百畧

卷之十一

十一

兵之說會中州侯若孩携家往贛詢及世事搔手感  
額謂此時宜枕戈待旦戮力一心乃處累卵之危而  
修葺舌之怨忘敷天之憤而操同室之戈吾其濟乎  
時浙閩甌脫自分彼此宦兩地者各不相安朱大典  
以一旅處兩大間左右瞻顧九江關外聲援既絕錢  
唐兵力不支時事難言之矣

進講

命儒臣賴垓陳燕翼進講易之元亨利貞書之聖神  
文武圖橋肅穆聖德誕敷羣臣賀表

開科

六月吳炳來自江西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闈以編修劉以脩爲主考是月卽開科題大學之道三句取中舉人葉瓚等百餘名猶雍雍太平象也編年載萬瓚解元

時湖廣武昌省郡多陷于

大清遂于衡州府鄉試表題擬上視學行釋奠禮成

鄭芝龍拜表卽行

時六月

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十一

大清兵渡江錢塘不守鄭芝龍微聞之因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往征不可拜表卽行隆武手勅畱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中使奉勅至河而芝龍飛帆已過延平矣芝龍旣去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盡撤兵還安平

大清兵從容過嶺

是時舊撫田兵及方兵鄭號三家兵或離或合逶迤而南或手不持鐵所至劫掠或挾婦女至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者四五日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

敵兵寂如也。如是者三日始有。

大清騎二三千。從容過嶺。分馳郡邑。然

大清兵入閩。或由汀。或由福甯。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

不必定走仙霞嶺也。

馬阮方蘇降

馬士英阮大鍼等猶擁殘兵數千。請入關。隆武以其

罪大不許。士英計窮。遁至台州山寺爲僧。尋爲

大清將搜獲。阮大鍼迎降。貝勒令隨內院辦事。方逢年

方國安。及刑部尙書蘇壯。俱薙髮投誠。

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十一

大清殺馬阮方四人

八月二十四日。

大清兵至順昌。獲隆武之龍扛。搜之得馬士英阮大鍼

方國安父子。及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

已降後。大鍼方游山聞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命戮

尸。士英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時

以周馬作聯云。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

延儒頸。一同狐狗之斃。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

草。草貫士英皮。遂作大羊之鞞。

附記華廷獻云。見劍浦城邊一堆白骨。云是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所惜者。方書田耳。比匪之傷。悔何及乎。時延順間。以搜索龍扛。有破家隕命者。迨啟扛中。得五人。連名請駕出關。一疏查在降後。惡其反覆。故殺嗟乎。賣國者何所逃乎。死一而已。有履刀鋸而骨猶香。伏斧鉞而血猶汚者。豈非處死者異哉。書田逢年字也。

### 隆武奔韻

隆武自芝龍去後聞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七

大清兵信急。遂決計幸韻。八月二十一日甲午。啟行監軍錢邦芑先期請清路。猶赫赫。頤指屬縣。二十二日乙未。駕至行宮。戎服金蟒。而上好書。雖崎嶇軍旅。猶載書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丁酉。抵順昌。未發。已刻警至。

大清兵已及劍津。燬關且踵至。頃之行宮數騎突出。云駕在內。從行者惟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會后肩輿。河子顧從。官曰。劉宮人有懷好護持。就道如騶狂奔。有一舸而數人者。

有一騎而三人者

隆武遇害

大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帥數百騎追駕。爲父報仇。及汀州時。隆武將入贛。停一日。晒龍鳳衣。陳謙子適追至。遂及于難。并執曾后及從駕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隆武曾后遂遇害。朱繼祚勒令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黃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

蔣德璟絕食死

大清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畧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十四

月初八日。大兵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光晉迎降。先是大學士蔣德璟見鄭師返。迺因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爲。因嘆息告病去。戶部尚書李長倩亦以餉不繼。憂憤而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迨泉州既降。德璟遂絕食死。十五日。大兵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鄉兵起殺從龍。麗澤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司馬思理俱自經。

黃道周不屈

大學士黃道周憤師不前因請以師相募兵江西曰江西多臣子弟願招之効死軍前隆武命芝龍助資芝龍不與隆武給空劄百函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嶽州竟爲

大清所執械送南京道周絕粒積十四日不死

大清內院洪承疇憐欲生之道周不屈承疇疏救曰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五

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望 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不允尋同中書賴雍蔡繼謹等俱殺于市

鄭爲虹黃大鵬噴血大罵

閩潰兵先奔者於路間焚掠爲食至建甯科臣黃大鵬鄭爲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賞俱歡呼而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

大清兵將至浦百姓議請出降鄭爲虹不可再請爲虹

執不可

大清兵擁見貝勒衆迫跪爲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

遠殺且勸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  
虧我生何用甯求速死髮不可薙也明日復召見責  
輸餉爲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來百姓爭欲代輸贖  
其死爲虹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因噴血大罵貝勒怒  
下令斬之爲虹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胸不死遂見殺  
百姓爲之立祀黃大鵬同日殉難爲虹義僕陳龍與  
標下中軍游擊原任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  
翹鸞都督洪祖烈俱從死

黃大鵬福建建甯府建陽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甲申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六

授衢州龍游令乙酉授金衢道

大清兵至杭嚴道與按察司及建甯浦城知縣三人俱  
降

大清招撫衢州謂大鵬鼎革之事自古皆然天下歸

大清今已入九豈衢之一郡能抗乎某如早降大鵬不

從是時衢州陸知府與各屬縣令悉望風投誠龍游

與浦城接壤貝勒駐兵于此諸降臣俱入跪見獨大

鵬紅袍紗幘挺立衆中貝勒異之問立者爲誰對曰

前任龍游知縣今爲金衢道黃大鵬是也貝勒曰汝

何不跪。大鵬肆罵不拜。貝勒大怒。命割其舌。大鵬噴血。連罵觸階而死。浦城人立廟祀之。

傳冠不屈

公諱冠。字元父。號季菴。江西南昌府進賢人。天啟壬戌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修。纂修神光兩朝實錄。丁憂歸。起復。陞侍讀。歷左春坊左中允。充經筵日講官。左諭德。右庶子。戊辰甲戌分考禮闈。歷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仍掌翰林院事。上疏言。欲施政令。必治精神。欲致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七

能。必集才力。欲精神之四周。當明體要。欲才力之畢出。當別流品。因奏保元氣。辨人才。正紀綱。信詔令。四事。上嘉納之。丁丑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戊寅以疾乞休。賜馳驛金幣歸里。公在閣一季。多所獻替。以溫室之義。不著之於書。世莫得而詳焉。南京登極。特旨存問。其明年。闖賊部將王體中犯江南。破進賢。殺公孫鼎乾。掘公先墓。公奔入閩。閩中起公原官。已而辭任。及

大清兵至。公走泰甯。門人江亨龍家爲江之仇。執之以

獻于

大清帥不屈殺之。公被執時於石牛羊中作書以骸骨託汀州士民。并述其奔竄囚執之狀甚詳。所著有寶繪樓集若干卷。

鄭芝豹閉城索餉

初

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卽梟首。至縛親家母子庭。抵暮得數萬。又具火手五百。將盡焚一城中宮室。以餉未足。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丈

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平。

鄭芝龍降

大清

大清朝招撫福建者爲御史黃熙。亂福建晉江人。與鄭芝龍同里。初芝龍密遣使微行通款。旣而汀漳皆降。惟芝龍尙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砲聲不絕。響震天地。以前遣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入。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屬部下若招兩廣首可得。貝勒知泉州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因

遣招之。芝龍曰：我非不欲忠于

大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

大清韓固山逼安平。芝龍怒曰：旣招我，何相逼也？貝勒

問之，乃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駐軍，而遣內院二

人持書至安平。書畧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

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

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

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鑄閩廣總督

印以相待，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九

芝龍得書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脫

於淵，不願降。而芝龍田園遍閩廣，秉政以來，增置莊

倉五百餘所，駑馬戀棧，不聽子弟諫，遂進降表。過泉

州，大張播告，誇投誠之勳，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

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謁見貝勒，握手甚歡。

折箭爲誓，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

而北矣。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

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

大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龍本願。但子

第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見。奉朝請。鄭彩。鄭成功。復入。殺掠漳泉。諸縣皆破之。汀邵並亂。據建甯門。郵爲之阻。戊子夏。

大清兵再入閩。破建甯。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海。後爲邊患。

鄭成功入鎮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

鄭成功原名森。芝龍第四子也。隆武養以爲嗣。賜國姓。改名成功。

大清順治丙戌。芝龍降。羈置北京。成功率衆入海。駐四明州。及聞芝龍被殺。遂引舟師抵浙。襲溫台。四郡。馬信等降。江南大震。將沿江數百里。港門填塞。以通馬路。成功駐台。數月。忽去。戊戌。謀入南。啟行。發砲。颶風大作。壞舟千計。乃還。十六年己亥。五月十三日。成功率兵十萬入寇。被甲能戰者三萬而已。餘俱火兵。有一甲卒。卽有五火卒隨之。俱以布裹首。赤足。刀長六

尺或長鎗團牌二十九日經江陰六月初一至初三日蔽江而上初八日至丹徒十三日泊巫山祭天諸舟環集旗蓋袍服俱用紅望之如火十四日祭地及山河江海諸神色俱黑望之如墨十五日先以吉服祭太祖次以縞服祭先帝俱用白皂望之如雪祭畢大呼高皇者三將士及諸軍俱泣下鎮江至瓜州江面十里

大清朝守臣用巨木築長壩截斷江流廣三丈覆以泥可馳馬左右木柵有穴可射砲石盤銃星列江心用明委南畧

卷之十一

三

圍只大索牽接木壩兩端以拒海舟凡費金錢百萬壩始成被潮水湧漲立刻衝斷南京部院郎廷佐親出祭江壩復成設兵嚴守操江蔣國柱總兵管效忠副總高謙協守鎮江又于談家洲伏兵二千列砲于上新操江朱衣助六月十三日到任守瓜洲十五日海舟二千三百泊焦山先遣四舟外蒙白絮內載烏泥操舵數人揚帆而上

大清兵望見大發砲石海舟近壩從容復下

大清兵注射砲聲晝夜不絕有如轟雷可聞三百里凡

發砲五日不傷一艘。海舟既上復下。循環數次。一以誘

大清砲矢二。以水兵藏內。近壩卽入水。砍斷。十六日度砲將盡。悉舟過鎮江。莫有遏者。十七日上瓜洲。從後寨殺入。

大清兵出禦。蓋東門外有高岸。騎布列。鄭兵立兩旁。水田中。斫馬足。大敗之。朱衣助坐北門。察院發令。旗求援。淮撫充得時。忽左右報曰。海賊至矣。語未畢。兩人趨至。挾朱去。見成功。撫以善言已而脫之。鄭將劉某。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三

乘東門之勝。直追入瓜洲城。大殺。將沿江砲移向談家洲。擊之。兵立札。不定。有海兵二千。忽自江中浮上。持長刀亂斫。洲上兵走。海舟以千人追殺。復移洲砲。擊鎮江。鎮江告急。于南京。南京發洪承疇。麾下羅將軍鐵騎千人。赴援。其兵鍊甲如雪。大言曰。這些海賊。不穀吾殺。欲入江。勦絕。時蘇常四郡兵。方畏敵如虎。見京軍。欲居前隊。甚喜。常州王總鎮。無錫守備張科。江陰守備施某。羅將軍管提督等兵。共九隊。凡萬五千人。而馬居半。羅兵第一隊。管第二隊。蘇常四府。拈

同常州土兵第八隊。無錫江陰兩營從之。京軍僑募  
急欲與戰。而海舟忽上。忽下。大兵駐南。則泊于北。駐  
北。則泊于南。佯爲畏避。以誘之。大兵隨走三日。夜  
不息。露立江邊。甚疲。時旣酷暑。又連日多雨。雨後蒸  
熱。甲內尤不可忍。且大暑聚立如林。不敢出聲。馬亦  
張口喘息。城中百姓送飯江邊。兵謝曰。吾輩不下咽  
矣。繼送炒米。亦不能食。兵曰。吾爲兵已久。昔日曾作  
流氓。凡臨陣時。必先吃牛粉。蓋用小牛炙乾研末。佩  
于身間。臨陣吃少許。卽不餓。今爲將者。不知此。且雨  
熱勞餓。不食已兩日矣。時鄭兵前隊長鎗。次團牌。第  
二陣倭銃。第一隊五十人。前有五色旗一面。領之。有  
滾被二人。滾被者。用一大棉被。厚二寸。一人執之。雙  
手有刀。如箭至。卽張被遮候。箭過。卽捲被持刀滾進。  
斫人馬足。又有團牌二人。五十人內。此四人俱喫雙  
糧。更有挨牌遮箭。前一隊五色旗。第二隊蜈蚣旗。第  
三隊狼烟。第四隊銃。第五隊大刀。末後。又另用一人  
敲鼓。頭上插一旗。如鼓聲緩。則兵行亦緩。鼓聲急。則  
兵行亦急。然多步卒。大兵甚輕之。凡騎兵遇步卒。

反退數丈。加鞭突前。敵陣稍動。卽乘勢殺入。步卒自相殘陷。騎兵因而蹂躪。以此常勝。至是遇鄭兵。亦用此法。大兵馳騎突前。鄭兵嚴陣當之。屹然不動。俱以團牌自蔽。望之如堵。大兵三卻三進。鄭陣如山。遙見背後黑烟冉冉而起。欲却馬再衝。而鄭兵疾走如飛。突至馬前。殺人其兵三人一伍。一兵執團牌蔽兩人。一兵斫馬。一兵砍人。甚銳。一刀揮鐵甲軍馬爲兩段。蓋鑄刀時。用鐵匠百人挨遞打成。此一刀故銳特甚。然是時鄭兵雖勇。而大兵不遽退者。以管效忠

立于次隊。欲斬返却者耳。戰良久。鄭陣中一將舉白旗一揮。兵卽兩開。如退避狀。有走不及者。卽伏于地。大兵望見。謂其將遁。可以乘勢衝擊。遂馳馬突前。不虞鄭陣中忽發一大砲。擊死千餘。餘軍驚潰。鄭兵馳上截前五隊騎兵圍之。大殺。羅部下白先鋒郎部下王先鋒。殁于陣。管效忠多備戰馬。刀斫至急。避之馬頭落。效忠躍上他馬。須臾馬頭三落。效忠三躍。以避鄭將。見其勇健絕倫。欲生擒之。故免。敗走銀山。追兵至。乃走山上。久之衝下。鄭兵不動。俱鍔甲胄。鍔面頭。

子止露兩足。用長刀砍騎銳。不可當。射中其足。則拔箭更戰。大兵遂敗。二十二日。效忠遙語鄭曰。從來止有馬上皇帝。豈有水中皇帝乎。上來決戰。頃之有兩舟渡兵二千。結營于楊篷山之菜園。效忠麾下將王大聽率兵出戰。鄭將周都督立陣前。高聲問曰。汝得非管效忠乎。何不速降。王不應。卽發一矢中其趾。周方拔矢。已連中其趾者三。周怒。持刀直前。砍殺王。衝入陣時。鄭將列一陣。效忠望見。謂麾下曰。此八卦陣也。生門向江。宜從此攻人。開門而出。及入。卽變爲長蛇陣。擊首尾。應擊尾首。應遂圍效忠。見不利。向執旗官手中取旗。自負而返。兵見之俱退走。鄭兵追殺效忠部下。僅存三百人。效忠馳至城壕。鄭兵飛走。隨至。諸軍皆散。效忠出兵四千。止存百四十人。嘆曰。吾自滿州入中國。身經十七戰。未有此一陣死戰者。常州王鎮兵三百存三十七人。高謙五百兵存八十騎。入鎮江。登城閉守。效忠走南京。而蔣國柱走丹陽。百姓恐。追至。閉門不納。餒其腹。馳至常州。已夜半矣。呼城門者報太守趙琪。琪不信。曰。斯時甯有都爺至。

耶令王總鎮登城望之始啟入國柱疲甚不俟臥具  
卽寢于門鎮江守將高謙與太守戴可立列砲城上  
鄭將馬信馳城下大呼曰速速獻城遲則屠矣今外  
兵已殺盡汝等不信請觀楊篁山守者大懼有民棍  
郝十應曰候議定出降明午會信乃去時高謙戴可  
立與鄭窻笮重光楊鼎陳干玉鼎紀俱在城上商之  
紀齒爵俱尊對可立曰老公祖亦隨機可也

當議降時笮重

光與張九微勸哭力爭不得乃遁去

可立泣一夜撤守城兵次日率二

十人及百姓五十人出城行至橋上各將滿帽投河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

中截辮髮入見成功問曰汝是戴太守乎曰然乃命  
爲太守又謂百姓曰若輩苦十六年矣郝十曰鎮江  
須有守兵方好不然恐後日兵去百姓不好成功怒  
叱縛之已而得釋鎮江城共三千七百梁成功發兵  
三千七百人登守旗幟五色紛耀奪目成功服葛布  
箭衣有暗龍二條邊帽紅靴從者二人織錦暗龍紗  
衣一人鬚髮皓白張紫蓋有兵五百擁衛前後成功  
封福建延平王軍中稱王爺二十四日舟中送紗帽  
三頂入城高謙掛將軍印銀五百兩戴可立三百兩

知縣任體坤一百兩二十五日諸官入見俱去辦兵民解髮戴網巾棕帽下午市肆大開二十六日賞賚從征將士二十七日促裝二十八日啟行往南京雷兵四千守鎮江城

附記六月二十七日常州釋囚七月初一日無錫知縣王之蔚宰豕做饅頭三百斤半斤一枚分賚衙役揚州鹽運使十六日遁百姓俱走城遂空

泰州人劉坤率黨千六百人糧萬石降成功口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

稱扶助先帝審係假冒立喚該地里總楊芳許秀等供稱實係鹽盜假冒明主作耗地方立時鄉出號令江口又差鐵甲兵一千前去該地抄沒不容假冒又發諭該地方張掛告示一道爾百姓等各安生理毋聽訛言煽惑如再仍前許地方童叟百姓據實呈報勦拿掃除再敢計誘聳動隻字虛報罪當反坐特諭

肅廷佐大敗鄭成功

耶廷佐聞鄭兵將至將城外屋悉行燒拆近城十里

居民俱令入城。大開水西旱西兩門。使百姓置柴。限五日。如城外不賣及賣不完者。俱火之。鄭兵至。結營白土山。距南京儀鳳門七里。廷佐斂兵。閉守滿將哈。哈木疑民有異志。即保無他。令民閉戶。雞犬無聲。鄭兵圍困不攻。城中米七兩一石。百姓不敢街上。行糴有餓死室中者。惟柴不甚貴。以燒臺櫬故也。七月。南京被圍。廷佐檄松江總兵馬進寶。進寶于順治十四年改名逢知及崇明提督梁化鳳入援。進寶不奉。檄化鳳以四千人至。初成功。入南進寶遞書降。進寶初爲闖將。號馬鏡。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

扛及居松江。殘忍好殺。奇富。化鳳字卿天。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順治丙戌。武進士。成功南來。化鳳亦僞降。與馬信拜結兄弟。祭誓天地。至是入京。信獨不疑。以兵逼城。城內寂然不動。鄭兵益懈。謂功在旦夕。甚輕之。七月十二日。總兵余士信約諸將。二十三日。計議。二十五日。破城。有福建林某入海。已十六年。爲管甲吏。知鄭虛實。從破瓜州。時於儀真。淫掠。鄭答二十。以是啣恨。至此聞密計。遂走。夜縋入城。見廷佐曰。踰三日。城必破矣。明日二十三日。爲成功生日。諸將

御甲飲酒。乘其不備可破也。某處假營某處實營。一詳報。廷佐令守城軍十人。畱一。餘俱下城歸營。南京有神策門。向久砌塞。是夜掘開。止畱外磚一層。沿城荻深數尺。馬信等竟不知內有突門。忽砲大發。梁化鳳哈哈木管效忠各引精騎乘砲勢衝出。信兵大亂。

大清將分路襲殺。余士信與先鋒甘輝方演戲。得報破甲而出。戰良久。哈兵稍却。廷佐登城見之。驚曰。如何退了。復發一隊。從小東門出。掩鄭之後。猝不及備。遂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

大傷。然軍令嚴。主將不奔。軍皆死戰。既而甘輝身中三十餘矢。力不能支。乃走。兵始走。時海舟泊江邊。距城二十餘里。廷佐先令軍士詭裝百姓。載柴酒米肉。日與海舟貿易。以觀動靜。初猶遠舟。後漸相暱。不疑。遂知火藥所在。密以硝黃實酒瓶中。近舟發之。焚其四艘。火藥俱盡。成功大驚。謂有奸謀。乃放舟南下。岸兵敗走二十里。至白土山。欲覓舟。舟已開矣。羣趨山上。大兵追至。鄭兵殺下。久。哈哈本密從山頂上馳下。庭佐登高遠望。旗色喜曰。吾家兵上山勝矣。須臾

鄭兵大敗。走江邊以無舟。勇銳多投江死者。舉其甲重四十斤。檢屍得四千五百人。長髮者千五百餘人。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時城中居民已閉門一月。忽聞街上大呼曰。海賊俱已殺去。汝等百姓俱開了門罷。門始開。廷佐出示各郡縣云。本部院同征黔凱旋大將軍。噶羅統滿漢兵哈管及水師提督梁于七月二十三日殺賊。生擒偽都統余士信。箭射死馬信。殺賊幾許。箭死幾許。及渰死不計其數云。初六日。下旬鄭兵至天長。知縣出迎。七月初八日。張煌言率舟師抵九江等處。所過郡邑多附之。蔣國柱奏曰。凡獻冊者十九縣。請旨定奪。上批云。此非百姓之罪。乃汝失守封疆之罪也。來京聽審。廷佐奏捷。上批云。海寇犯邊。爾乃一城之隔。致之死地。此乃郎卿第一功也。沿江所失封疆。俱免屠戮。府縣官更加培植。百姓聞之始安。亢得時號佑五。山西崞縣人。淮安總漕。率兵救鎮江。中途遇兵而敗。投河死。此七月二十一也。衆疑遁去。忽于硯下得書。知之以繩繫手于船。故得屍焉。朱衣助旣脫。奏曰。臣履任四日而賊卽至。求

救于蔣國柱。國柱不發一兵，求于管效忠。效忠逗遛不進。賊既至，不戰而逃。賊既退，不撫而搶。遂于九月十三日逮國柱效忠，而高謙從鄭入海，藉其家。

附記馬進寶字惟善，遼東籍，山西隰州人。鎮守松江，貪淫酷虐，士民無不被其毒者。有妾八十人，每夜闇籤而卧，其母勸滅妾，進寶語諸妾，願去者拈籤。拈者頗眾，進寶佯謂母曰：「今將嫁之矣，悉斬之。」母大駭。一妾有疾，召醫視脈，醫者曰：「此孕也。」進寶以妾眾亦竟忘之矣。怒曰：「甯有此事。」汝止。此如有孕，不殺汝，若非孕，當斬汝矣。頃之內，托一兒出，乃剖妾腹而得者。醫者驚悸，進寶賞五十金。其不仁如此。及降海，事發，解北京磔之。

武某，河南人，管效忠部將也。膂力數千斤，年三十餘，長可五尺，身兼四人，馬不能勝。止一黑馬，可乘，當效忠被圍于鎮江也。武以大鐵棍擊殺千餘人，眾皆披靡。既出重圍，問軍士曰：「管命出來否？」對曰：「未也。」復殺入，如此者五出入，萬人之

中莫敢有當之者。效忠被鞭落馬。武下馬負之而趨。慈忠因出重圍而免。武入南京。以失機事解。上司笞五十。及南京之戰。余士信舞大刀至。武以鎧扛撥開。卽擒于馬上。士信美儀容。布甲跣足入京。時猶攜刀乘馬。武押之而行。解哈哈木哈問曰。汝將乎。士信曰。然。哈又問。願爲官否。士信曰。不願也。止求速死足矣。遂殺之。而武之救管擒余之功不錄。又有先鋒甘耀者。短黑而勇。以醉而敗。匿于民家。追者至。趨出搏戰。殺數人。不虞背後馬某擒之。入見哈。哈木哈問如前。甘對曰。吾爲將殺數百人矣。宜可以死亦殺之。

鄭入鎮江

大清將彭某引兵五百還六合。閉不納。已而阮春雷服布衣戴駝帽乘轎至。稱兵部職方司六合武生王寅。生文生夏志宏。徐三峰率衆執香迎之。

大清兵五百乃去。有湖賊劉青海率百二人歸阮。問何能。曰。團牌阮試之。劉舞畢。阮云。去得但不全。阮

置紗帽于凡上。自起舞。牌影如花。不見其身。劉年二十餘。拜阮爲父。阮使爲副總。阮審事。明速批答如流。真文武才。七月十八日。出兵滁州。戴小帽。罩甲。赤足出。團牌手十人。大刀手二十人。新降二百人。隨之前。一旗。寫三軍司命。甫出察院。執旗者仆。欲斬之。衆告免。笞二十。至盱眙口。時滁州有鳳泗道。發砲擊死執旗者。衆失色。阮怒曰。若等無用。遂持大刀直前。手殺五十餘人。大兵退走。阮追殺至滁。大兵入城閉門。近城

半甬街上有大城牆。阮以兩大釘釘壁間。執牌登。兵驚走。阮啟門引入。至前街。門閉。復如前法。城內兵懼。開別門走。滁民出迎。遂得滁州。及八月。初五日。始還。六合從者百人。拏鹽舟一。西下。遇大清舟三百被圍。發一砲。碎其二舟。餘舟乃退。始揚帆去。王寅生有力。宏光時參將。欲殺之。遂依高傑。至是歸阮。取示與兩人。馳天長。時已暮。寅生城下呼曰。兵至矣。速開門。否則雞犬不畱。守者白。王令醉不意。百姓曰。他不降。吾等受屠乎。遂

啟門寅生三騎登堂令走鄉寺自縊後南京韋  
巡按奏曰六合拒兵獻城天長殺官獻城儀真  
逐官獻城衆聞之懼後上批郎廷佐本免屠  
乃安寅生走入鄉莊與妻子酣飲怒歌以數歲  
兒投之河繼殺一女與妻短衣草履持鎗馳騎  
遁韋巡按遣人拘逮已不及矣擒其兩兄至各  
笞二十下獄後釋歸兄名起生亦文生。

方鄭兵入南杭州有馬龍來降事馬龍或云崇  
禎時總兵也順治己亥率海兵四十人至海鹽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五

縣降不受因至杭州守臣李部院巡撫佟思遠  
及總戎田雄疑有詐馬龍曰吾舟漏失機故來  
歸公如殺我恐絕後來者李等受其降此六月  
初二也小帽綱巾居城外二日蕪頭入城越三  
日李設宴酒半酣問曰汝有何所能馬曰無所  
能又問能比箭否馬曰不善也然吾立于此可  
令射之重甲端坐射之馬以鞭撥箭紛紛下或  
擊斷或接手中九矢不傷至第十矢馬平指如  
錢者箭至當之中錢上箭激去軍士報射畢田

大驚。馬曰：公部下豈無避箭者？亦發十矢，終令一軍士前立。馬發一矢，曰：吾欲于汝頭上過。果然。二矢亦如前。第三矢，則曰：此一箭欲于汝胸前穿過。大懼，號求乃罷。雙鞭重八十斤，輪舞如飛。久之，向空一擲，呼隨身兵空中接去。眾失色。脫甲與眾砍刀折，而甲不損。田等竊作滿語。馬覺之，曰：吾七歲至滿州，豈不解耶？田愧謝。後聞南京敗，復下海去，未審確否。

鄭自南京敗走。次年庚子，引數百艘至廣州府。

舟用大木釘成，高與城齊。桅內藏兵五百，並礮。攻擊戰時，三人一隊。一人執團牌，二人持鎗刀。一人居中擊鼓，一震，每隊疏列成陣。大兵馳騎突前，其隊又各讓去。卽分兩邊超後截其籐牌，桐油浸透，刀箭不入。大兵患之，有副將進計曰：惟鐵箍頭棍可破也。遂復戰，用棍擊破其牌，箭無所蔽，乃敗。復走入海，居南澳。

臺灣復敗

久聆智畧，芳名流播。虛心仰慕，悒悒何已。頃荷惠書。

教以不逮。又遣貴介劉馬二君。備述委曲。幸甚幸甚。然竊怪麾下之未能諒不佞之心。而猶從流俗之未議也。曩者思明之役。自以糧盡而退。非戰之失也。况風帆所指。南極高瓊。北至高遼。何地不可屯札。何地不可聚兵。不佞所以橫絕大海。移國東甯者。誠傷士女之仇離。干戈之日滋也。是以區區鄙懷。曾見于前札。往歲得貴藩院之書。而貴朝猶未深察。尙嚴邊界之禁。遂使百姓流離。四省邱墟。坐捐數千里之賦稅。歲糜億萬之錢糧。斯非貴朝之失策哉。今麾下計法處遠。欲爲朝廷久遠之謀。萬民之命而貴介所傳。又述前日之套語。削髮之虛談。欲以入閩及沿海各島。二說相餌。尙爲知識者之論乎。自昔貴朝議和者屢矣。從先王以至不佞。止緣爭此二字。况今東甯遠在海外。非屬版圖之中。東連日本。南感呂宋。人民輻輳。商賈交通。王侯之貴。固吾之所自有。衣冠之盛。不輸于中土。卽未敢遽比太王之遷岐。而生聚教訓。足以樹萬世之基業。此貴介所親覩者也。不佞有何慕于爵號。亦何食于疆土。而爲此削髮之舉哉。而

麾下以海濱爲慮蒼生爲念則息兵安農復歸故業使男女老幼皆得遂其生育而舉朝可以歲獲數百萬之賦此仁人之心不佞亦有同心也縷縷臆言靡木亮之

附記孔文舉本姓王江陰王鶴嘴人幼爲青陽吳煥如家家僮少長祝髮于峇聖關帝者旣而至蘇州募化得數百金走浙居江邊時與海通適有孔將軍者悅之與同舟未幾孔死因蒙其姓得其副將帥引舟兵至鎮江固山劉之源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

請降劉上閩召對賜坐官以將軍還居鎮江及康熙初年復召對賜坐如前時鄭成功已死其子經猶擁衆居海外臺灣遣文舉往招之經不出見止答以此書文舉乃還後文舉坐巨舟擁兵至青陽祭奠見家主稱叔演劇詣宴俱有饋遺次請細矜張有譽等乃去北上復命閩里榮之

鳴駿傾心投誠

清康熙二年八月投誠鄭鳴駿等疏曰臣兄建平侯臣鄭泰集衆海上屬指念年初緣王化泰沽維識大

命有在拳拳歸欵無由遽達去年六月內蒙靖藩臣  
耿總督臣李遣官宣布朝廷德威招撫臣等投誠臣  
兄泰遂歡然領心歸順初未知朝廷規矩以爲當先  
請旨然後削髮隨差臣都督楊來嘉赴闕待罪恭蒙  
朝廷寬恕含蓋以爲無奏章又未薙髮恐無歸誠之  
實欲臣等先薙髮登陛乃准投誠及揚來嘉稱述朝  
廷德意寬宏浩蕩臣兄泰不勝感激深自悔罪謂海  
上諸衆原係臣鄭家之火統馭今鄭成功已故臣兄  
泰欲舉全衆歸順俾諸島清甯水免朝廷南顧之憂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

已于本年五月初五日復差臣都督楊來嘉楊淇先  
佈誠意于靖藩耿總督臣李提督臣馬戶部臣黃兵  
部臣金世德願登原削髮政在調訛進發出泊金山  
將趨泉港不意又有逆黨馮澄世陳永華洪旭周全  
斌等恨臣兄欲統文武水陸全師携眷登岸投誠謀  
之逆姪鄭錦詐稱大家願聽臣兄調度歸順請臣兄  
赴鷺門計事臣等正欲乘此等齊集鷺門說以其事  
投誠隨輕身而往誤墮奸計于六月初八日赴席被  
羈初九日臣兄泰手書密囑臣鳴駿同兄男纘緒速

圖歸正成其未了之志身雖死而不恤初十日探知  
臣挈全部舟師進入泉州港隨投環自縊以堅臣等  
歸順之心臣兄忠于朝廷而不顧其身雖當危難之  
際猶致囑其後一意朝廷初終無二其心跡並揭日  
月之昭明矣今臣統胞姪臣纘緒統所部文武各官  
四百餘員水陸官兵七千三百餘名各帶家眷駕戰  
艦一百八十餘號直抵泉州港口仍慮各處地方汎  
守船隻及販運船隻恐未知叛逆謀臣兄之消息一  
面點撥大小戰船四十八號配精兵二千餘名管押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三

文武官四十多員前往台灣海墘三都南粵銅山等  
處護接應援計實在港內文武官四百三十一員船  
共一百三十七號兵五千二百餘蒙靖藩臣耿總督  
李會同提督臣馬戶部臣黃兵部臣金安輯家眷泉  
城隨于二十六日文武官袍帽筵宴仍計口給糧停  
妥其餘差出各員及兵丁船隻當俟續到續報計逆  
姪鄭錦自其父成功已故之後實賴臣兄協佐擁護  
今誤聽奸人之謀自壞其長城孤立無輔將行趨于  
瓦解矣臣仗天朝之威靈合子弟之痛憤卽當躬

率所部還搗鷺門。盡殲羣奸。收朝廷之效。藉以雪亡兄九泉之恨。臣心區區。止于如此。若夫臣家三百餘口。所部官頭兵目。爲類頗多。不殺之外。另有浩蕩異恩。此出上斷。非臣等所敢知也。

### 擒斬海賊

大清康熙二年十月。福建總督李率奏疏曰。准水師提督總兵官施琅塘報前事。該臣看爲逆孽鄭錦。乃鄭成功之遺種也。其父已伏冥誅。其子尙不悔禍。猶敢集餘黨。復肆鴟張。當其骨肉相殘。醜類潰亂之際。臣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四

與靖藩提師駐扎漳泉。一面廣布皇仁。用示招徠。一面裝造快艦。必圖進取。業已再三申嚴。水陸將領。整頓舟師。以防叵測。茲准水師提臣施琅報稱。鄭錦遣發水陸賊將林維等。領帶船隻。拋泊海門。謀欲乘風順潮。直入海澄。燒我新造船隻。詐亦狡矣。幸探得。提臣密遣前營中軍守備汪明等。統率水兵。配駕快艇。夜半直抵海門。賊踪前來向敵。我兵奮勇陣殺。偽副將林維吳習等。活擒賊官賊兵一百二十五名。奪回船隻器械。偽印牌扎等件。纍纍足見官兵用命。可

謂被敵之先聲矣。是役也。提臣施琅有法縱之功。但獲僞官僞兵名數繁多。恐塗次起解未便。臣會同靖藩。卽今就近正法。僞印牌扎立行焚燬。

施琅字尊侯福建晉江人

廈門大捷

大清康熙二年十二月。靖南王耿繼茂疏曰。臣等奉旨料理水陸大兵。進勦海寇。原議臣繼茂統陸兵由滬尾而進。臣李率泰統陸兵由嵩嶼而進。其水師各標官兵船隻在泉州者。提臣馬得功統領調度。由圍頭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聖

取齊進發。在漳澄者。提臣施琅統領調度。由海門取齊進發。俱經具題在案。臣等于九月二十九日合疏恭報後。隨于十月初二日。先發臣繼茂旗下都統王大用。轟章京夏功等。帶領馬步官兵。自泉州起行。另調原防漳州右翼總兵官左都督徐成功。右副都統汪元勳等。各帶官兵。自漳州起行。俱于本月初五日抵滬尾。與廈門高崎緊對下營。設備對岸賊船四十餘隻。見我兵一到。各駕船游奕朝營內打炮。我兵隨發大砲行營砲攻打。初六日午時。鄭錦周全斌領

大鯨賊艘往來轉飲砲打我營我兵亦發砲攻打晝夜防範初六晚賊率精銳千餘乘夜潛渡直逼游擊史定國營盤火砲弓箭齊發與我兵礮臺上相對砍刺遊擊史定國帶甲兵殺出營門都督王大用等督兵策應堵殺力砍箭傷砲傷賊兵及落水淹死者甚多因潮水泛漲難計其數奪獲盜甲十一副火箭噴筒二十七件并弓箭鎗刀等項賊奔敗船其大鯨隨回餘有汛守賊船及陸路賊兵一片營盤仍札高崎塘報前來臣等催督泉州同安水師仍發藩旗甲兵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聖

六百名令都書僉事陳一明等帶領及鄭鳴駿陳輝總兵楊富等官兵船隻收拾開駕聽馬提督帶領馬步官兵沿岸調度至圍頭與夾板船合鯨去後臣繼茂於本月十二日馳至滬尾臣率泰在漳遣發漳澄水師並統陸路官兵亦于十二日同海澄公臣黃梧中路總兵官王之鼎等馳至嵩嶼兵戒大振所有把守高崎嵩嶼各海口賊船有撤回廈門者亦有在海上游奕者臣繼茂一面布置兵馬收拾快船並同安水師總兵杜永和大小戰船臣率泰一面發兵即

攻打沿海賊船奪獲古浪嶼屯劄架砲各整頓渡海  
事務齊備會議妥當密令水陸兩路官兵俱于二十  
一日一齊進取廈門隨飛檄圍頭水師各船于二十  
一日子時開駕至廈門白石頭會合惟時夾板船先  
于十八日開駕八隻出泊金門外港馬提督遂于十  
九日親率各標大小戰船四百餘隻夾板船七隻經  
至金門烏沙頭有偽提督黃廷等領巨艦百餘號前  
來迎敵我兵協力攻打夾板船首尾擊應賊兵大敗  
據鄭鳴駿陳輝藩旗都司金書陳一明等報稱獲賊  
明季南略卷之十一  
三  
大船二隻犁船四隻陣斬賊兵三百餘名生擒賊四  
十餘名砲傷溺死者甚多據楊富報稱擊折賊偽總  
兵謝福船桅過船殺賊二百餘名生擒賊十八名並  
偽防牌軍器等項據同安水師遊擊鄭洪報稱同中  
軍守備孔應賢等率領兵船與賊打仗獲鳥船一隻  
赴艀船一隻水底艀二隻殺賊七八十名餘俱跳水  
並獲火藥器械等項至二十日早鄭錦周全斌親督  
巨艦精銳之師蜂擁挑戰夾板船揚篷出禦重疊銳  
擊打破賊船數隻我師齊起竭力應援交鋒死戰自

辰至西賊始退回廈門港時臣繼茂在潯尾營盤瞭望賊船遍海惟慮我兵渡海登岬賊船尾我之後突犯潯尾宜計萬全該臣繼茂一面令游擊范維傑帶官兵一千員名扼守高崎海口副將李之珍等官兵一千員名扼守潯尾海口各于兩岸安設大砲堵禦其潯尾及嵩嶼營盤仍劄不動以杜窺伺一面遣發臣繼茂部下都統王大用總兵官徐成功肅章京夏有功副都統江元勳擺牙喇叅領徐文燿王蟒漢叅領馬九王阿達哈哈番張元德田養民拜塔喇布勒明季南略

卷之十一

四

哈番王梅噶卜什章京朱懷德吳効忠副將馬化麒遊擊郭奇史定國牛虎等統領擺牙喇蒙古馬步官兵四千員名並同安總兵黃翼及楊富副將辛球等步兵銜枚夜渡臣率泰遣發標下遊擊謝泗等帶領官兵並海澄公標副將吳淑遊擊戴亮等官兵及總兵蔡祿郭義等各標官兵俱乘夜渡海一時兩路兵馬搶岬同登奮勇攻打賊勢不支於二十一日寅時直抵廈門草安山會合遂長驅至廈門城時值荷蘭出海口海王領夾板船已抵大擔控扼海面臣率泰發水

師提督施琅。領該標官兵船隻與督標叅將徐登第等公標總兵沈茂等及總兵蔡祿郭義柯義林祖等各官兵船隻臣繼茂發同安水師總兵官杜永和領官兵船隻共出古浪嶼。臣率泰傳令快捷炮船五十隻爲先鋒。合艖前進。發炮攻打。時賊兵屯聚教場前。正在張皇抵敵。忽見馬步大兵蔽嶺而下。追奔欲殺。賊衆驚潰。各亂奔上船。亦有奔船不及。散伏山洞者。我師將兵馬撤開環劉海岸策應。舟師擊賊賊兵披靡。退泊梧嶼。計賊大船七八百隻。小者不計。蜂屯蟻

明季南略

卷之十一

十一

聚。狡謀復逞。臣等一面發藩旗督標及各路官兵同提督游擊陳天王守備華尙蘭等帶領官兵。並延建邵三府官兵。焚勦山洞賊寇。一面商議將漳泉兩路舟師挑選精銳。令施琅統領。協同鄭鳴駿陳輝及總兵楊富都司陳一明等會合夾板船于二十四日直抵梧嶼。拊剿炮火夾擊。賊船抵敵不住。退泊梧嶼之外。本日黑夜潛逃。勢必奔往銅山南粵二巢。臣等已飛檄漳浦總兵王進功嚴加偵備。並移會廣東平南王及將軍督提諸臣共圖殲剿。期絕根株。其金門後

浦尙多餘逆急須乘勝廓清于二十六日遣發官兵  
船隻前去攻取勦殺無遺所有廈門金門各島賊巢  
既經攻獲本應請旨定奪因自閩至京往返計三閱  
月內地重兵不宜久駐海島且士卒雲集挽運爲艱  
臣等再三公議合將賊垣房屋盡行拆卸焚燬免致  
賊船飄忽復肆憑陵惟梧嶼小島居垣無多出海王  
暫畱脩船俟其工完卽行拆毀蓋緣各島越在界外  
四面皆海乃從古以來寇盜窟宅逆賊鄭成功父子  
盤踞二十年久通天討皆坐于此今仗皇上威福

明季南略

卷之十一

哭

犁庭掃穴臣等職任封疆何敢言功惟是新舊將士  
航海用命以及荷蘭出海王助順宣勞均應敘錄所  
有功次傷亡並得獲大小船隻銃砲器械等項容臣  
等查明另題謹以克捷情形飛章入告仰慰宵旰于  
萬一也臣繼茂臣率泰謹會同海澄公臣黃水師提  
臣施合疏具題伏新睿鑒勅部施行

徐成功字淩圖遼東海州人史定國字明字陝

西同州人陳一明字光宗遼東人中營中軍都

司陳輝左營中軍守備王之鼎遼東人范維傑

字子俊。江南休甯人。李之珍字岐山。榆林人。馬化麒。陝西人。郭奇。河南人。牛虎字龍泉。山西人。黃翼字輔卿。福建平和人。孔應賢字伯柱。江西金谿人。守備徐登第字雲程。遼東人。王進功字敏齊。遼東遼陽人。陳天玉字明宇。遼東錦州人。華尙蘭。大同左衛人。

十二月靖南王耿疏曰。臣等子十月二十七日。攻克廈門金門。後賊勢無穴可歸。必遁雲霄一帶。臣等飛檄右路總兵整頓兵馬提備去後。十一月初四日。據明季南略卷之十一

署

右路總兵王進功塘報前來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等看逆賊鄭錦等。向以廈門金門拒險。負固跳梁。爲患今仗天威。蕩勦窮獸。無依臣等料其敗遁。必至突犯雲霄。函檄提備而該鎮設奇制勝。誘賊深入。平川斷其歸路。伏兵夾擊。遂使數千賊衆。一時擒斬無遺。可稱勇略兼優者矣。生擒偽總兵紀鳳行。令解赴軍前。審問正法。陣獲船隻器械。畱備征勦。傷亡兵丁。分別恤賞可也。目今餘逆鼠竄。出沒于銅山南粵之間。臣等復令海澄公黃梧總兵蔡祿郭義。並督標左營副

將黨守全。總兵楊學臬副將楊喬統領官兵協同右路。相機追勦務期境內廓清而巖疆從此鞏固矣。臣繼茂率泰合疏。

黨守全字巽之。滿州人。

曾櫻自縊

曾櫻字仲含號二雲。江西臨江府峽江縣人。年十三補弟子員。萬曆壬子舉人。丙戌進士。給假歸。玩誦王文成先生集。謁吉水鄒南臬先生。師事之。家居三年。砥志不與外事。惟地方利弊。生民休戚。悉力竭心。以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吳

佐邑宰。己未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監疏琉黑厰。興造三殿。督神廟光廟陵工。與中璫共事。公嚴釐核。璫敬憚。又奉望檄佑城工。節省以萬計。辛酉典廣東鄉試。盡革士相見贅儀犒從。壬戌遷正郎。癸亥擢知常州府。地衝煩賦役重而不均。科第顯官甲天下。俗好訟。夙號難治。臺使者自撫按外。有巡倉巡鹽巡江巡漕督學諸差。皆出巡操舉核。竭地方之供應。掣有司之精神。民受其困。公申文御史臺曰。江南賦重民貧。上臺股剝日至。請一切戒飭革鈎訪取贖諸陋習。甦民

困時御史同鄉熊壇石先生初駭愕然率爲移檄飭行。公爲政鎮以清靜。出之豈弟。持以公平。風以廉儉。於利弊無不興革。於權豪不少假借。於小民事事優恤。于財用事事節省。高明之家。一裁以法。一切受獻。侵占魚肉小民之風。斂手屏息。贖緩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卽笞罪亦不輕擬。夫馬濫觴。江南孔道。往來如織。公收駟冊親掌之。於勘合廩給事件裁之。革之。有現任政府朱某之用夫太多裁之。其僕洵洵。鎖驛率擊駟吏。公擒其人杖責之。遣去。文試清嚴。得士有吳明季。南畧。卷之十一

五

貞啟陸月巖劉光斗龔可楷高世泰胡時亨曹荃吳之鴻王孫蘭王孫蕙鄒左金馬瑞王期昇史調元等公皆成名進士武闡規巡方以正宿弊盡革。甲子以後。魏璫熾。黨禍作。公獨立不想護持諸公。調劑周助。曲盡心力。如武進孫公之免於就戍。宜興毛公之逃戍。而家屬無恙。無錫高公問信自沈。而緹騎斂戢。上臺調護。皆公之力也。其餘江陰繆公李公就逮之時。亦盡心竭力。爲之扶持。既竭俸囊復設處以贈其行。諸公家屬無不銘感入骨。丁卯冬入覲。士民耆老

市祀祠送至京。口者千萬人。崇禎戊辰遷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兵巡漳南道。有九連山連亘閩廣。洞寇盤踞猖蹶出沒。甲自王文成譚襄敏勦滅以來。種類

復熾。公密約惠潮道謝璉。刻期會勦。以十二月望啟行。謦言團練鄉勇偃旗息鼓。月夜扳藤捫蘿入其穴。獠賊方睡。殲滅幾盡。謝璉拒之于廣。脇從就撫。洞寇平。督撫某某攘其功。公不言也。己巳。丁丙艱。廬墓三年。辛未。起兵巡興。泉道。時海上多事。紅夷與海賊劉香衝突閩浙廣三省。海寇鄭師芝龍已就撫。駐劄于泉。然閩撫按。猜防之甚。鄭亦疑畏。每入謁兩臺。擁兵勝刀。格格不浹。兩臺起殺心。鄭亦盟叛志。方慮地方受其害。無復得其力矣。公一見鄭。愛其才略。語曰。君不用憂疑。某願百口保君。君一心辦賊。鄭感泣曰。上臺憲如公。某敢愛頂踵乎。公乃力言之。兩臺釋其猜疑。值紅夷寇漳。泉用鄭爲先鋒。紅夷創去。蓋香係鄭密戚。非公主持。欲其心義滅亂難矣。泉俗貧約。公以治毘陵者治之。豪右斂跡。小民安堵。屬官餽送。絲豪不收。一應交際。務從省約。丙子。移福甯守道。加銜按

多使自戊辰爲監司十年不改官以無一字入長安故也。鄭師不平。因遣人携金入都。爲公謀遷官。事發。逮公就訊。旣事不由公。怡然就道。閩民數百詣闕擊登聞鼓。言枉兩臺及閩紳合疏。申雪會鄭帥任罪。疏亦至。京御史葉初春等連章代白於公。未到之先。事得釋。仍以原級補福建巡海道。內閣楊嗣昌以臨藍土寇縱橫。特疏改任。湖廣湖南道。駐永州府。公念討賊事重。因具疏。請晏日。曙爲太守。葛元吉爲司理。得旨施行。以戊寅冬月至永。佐偏沅巡撫陳公勦撫兼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十一

施定息兵戢。永有祁陽王恣橫。公以祖訓繩之。王歛威守法。吏飭民安。庚辰陞山東右布政。分守登萊海防道。五月抵任。海右風俗豪強尤橫。公仍以治毘陵。治閩楚者治之。不特窳息。其寬撫按亦爲歛戢。屢飭其下。無犯會公。亦如在吳楚閩。時辛巳陞巡撫登萊副都御史。時山東大饑。人相食。登萊與榆關相對。設法賑荒。應關門之需。無缺。平青濟間土寇。時

大清入山東。公所轄青登萊三府特全。論功擢南少司空。公不赴任。仍請告歸。未幾京師陷。福王立旋。又南都

失守。唐王稱號閩中。鄭芝龍專柄。因薦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張肯堂吏部。移都察院。令櫻掌吏部事。櫻當銓政。持法不撓。尋薦揭重熙。傅鼎銓等擢用之後。皆以節著。人謂其知賢。以覃恩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比隆武。幸建甯。駐延平。命與定遠侯鄧文昌畱守福京。

大清兵入景甯。關勢不支。文昌死之。櫻乃挈家避海外。依鄭成功于中左所。越五年。其地被兵。嘆曰。吾之不能死者。死有待也。今而已矣。遂自縊。時辛卯三月朔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五

大清

人

卷之十一

五

於東階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其對先帝幸數嘗親致

辭訊之對昔以前善人謂其收費以軍恩晉太子太

東階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其對先帝幸數嘗親致

辭訊之對昔以前善人謂其收費以軍恩晉太子太

於東階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其對先帝幸數嘗親致

明季南略卷之十二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粵紀

永明王始末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八月福京既陷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廣東巡撫王化澄廣西巡按鄭封肇慶知府朱治憫廣東總鎮嚴從雲舊錦衣衛僉事馬吉翔採買翠羽太監龐天壽等會議監國而閣學兵部尙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尙書李永茂明季南畧卷之十二

以守制并至式耜首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恭王常瀛少子恭王初封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以流寇亂徙寓粵西梧州府時恭王已薨永明王猶在衰絰中也昔者唐王嘗語羣臣曰永明神宗嫡孫統系最疏朕無子後當屬諸時恭王大妃王氏曰諸臣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以十月初十日監國十四日丙戌卽皇帝位仍稱隆武二年以明年爲永曆元年改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有差魁楚

大器俱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

粵事記云。永歷立。晉王化澄憲副。鄭封通參。朱治憫。右副兼兵侍提督。兩廣承丁魁楚。後內外局惟魁楚主裁。肇慶府去廣州府僅四百里。擁立時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既立後復不頒新天子詔。元勳大老惟醫爵擇腴。是務至于軍國重事。如峽以外設守。廣州防禦。梅嶺不暇顧及。且暫爲目前計而已。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二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進士。王化澄江西人。崇禎甲戌進士。鄭封河南人。甲戌進士。朱治憫浙江舉人。嚴從雲江西人。封靖江伯。馬吉翔順天人。龐天壽北直人。司禮李永茂。丁丑進士。

廣州立紹武

福建舊輔蘇觀生。何吾騶。遁回廣東。觀生嘗貽書魁楚。欲預擁戴功。遣陳邦彥來勸進。魁楚與觀生素不協。拒之。觀生乃自南韶還師。適唐王弟聿錫浮海至。廣州十一月癸卯朔。觀生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

察等擁聿鏐入廣州城立爲帝年號紹武以都司署  
爲行官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官以與肇  
慶相拒

粵事記云紹武立一月內幸學大閱郊天祭地  
等鉅典按日舉行二三文官連膺覃恩數次舉  
朝無三品以下官

遺聞載紹武監國然改元行郊禮是帝矣

蘇觀生字宇霖廣東莞縣人保舉選貢無極  
知縣隆紹兩朝大學士何吾騶廣州香山縣人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三

崇禎辛未進士顧元鏡浙江湖州人萬曆丙辰  
進士紹武朝大學士

萬元吉固守贛州

丙戌九月萬元吉率義勇固守贛州楊廷麟等附之  
贛地雖高三面俱水城中望外浩淼無際惟南門無  
水元吉於磚城外四面築木城一座

大清兵攻圍急元吉出舊庫元寶數十萬陳列几案謂

衆曰能殺一人者賞元寶一衆遂奮勇出戰大兵  
畏之不敢薄城堅守一年衆亦德甚及丁亥八月城

中忽失火。南門復有兩人內應。

大清朝撫臣科某率兵乘之自南門殺入。眾猶巷戰。殺傷頗衆。力竭城陷。萬元吉、楊廷麟、與楊玉宸等俱投清水塘死。

楊廷麟，字機部，崇禎辛未進士。楊玉宸，甯都貢生。與廷麟起義者。

### 永厯移梧州

大清兵破贛州。丁魁楚聞報，與太監王趣、永厯移梧避之。瞿式耜曰：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四

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變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式耜，請力馘蘇而趣兵東。永厯遣兵科給事彭耀往諭之。耀與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譽。曉諭序監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耀于市。日集兵向肇慶。右司馬林佳鼎督兵靖東郊。東將詐降，陷佳鼎于水。

又與事記則云：紹武立，學臣林佳鼎位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向上三水縣，欲侵肇慶。式耜奉命出東。

峽設砲禦焉十一月十五日對陣一砲殲佳鼎偵者  
訛傳式耜敗肇慶新創朝廷逃復一空永歷隨眾奔  
遁直達廣西梧州府五百里溯流兩日夜并程而至  
太后馬氏通史書本不欲世子稱帝呼省臣李用楫  
臺臣程源等面呵無固志且詰責棄逃狀適式耜手  
報至知前訛諸臣皆伏地引罪後奉永歷再下肇慶  
別遣靖江伯嚴從雲等護三宮預駐廣西桂林府

遺聞載林佳鼎爲永歷臣而粵事記則云紹武  
臣且勝負各異並誌之以俟攷但粵記一書乃  
宦廣者所寄予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五

陳子壯字集玉號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歷己未  
探花崇禎朝春坊後封南海公李用楫宜興人  
癸未進士禮科都給事中程源癸未進士

王坤擅改諸臣

瞿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挽  
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坤者固  
北閩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茲用司禮秉筆有  
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式耜力言不可不

聽以粵巡使王化澄陞粵督尋代佳鼎晉少司馬掌  
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澄爲大司馬式耜  
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墨敕何可爲例請補部  
疏尙得體蓋汲汲爲闕預慮也晉李永茂大學士茂  
守制僉稱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荐十五人爲十五  
省人望疏上王坤啟視殊不悅旣而山西道御史劉  
湘客斥罷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  
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卽日解舟去式  
耜疏言大臣論荐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一

六

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荐海內碩望數十人  
式耜又言司禮抑人不可荐人更不可吏科都給事  
中劉鼐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荐人永歷怒斥逐鼐等  
式耜力持之得復用御史童琳叅都御史周光夏越  
資序題差用私亂臺規非法命廷杖琳式耜力救得  
免陞翰林院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改御史劉湘客充  
經筵講官坤不悅湘客且疑劉鼐疏出以智手以智  
放舟去

劉湘客陝西西安人布衣

奉朝薦獻策下廣

先是兩廣在籍鄉紳多與兩院三司通關節已未以後何吾騶主之辛未以來潮陽奉朝荐每事與何吾騶角然吾騶勢大朝荐弗踰也憤甚及丙戌八月清兵取閩尙無入廣之令潮陽縣距閩省止四日程朝荐親往福州府獻策下廣極言三月內可直達西粵桂林思得首功以壓吾騶耳

清固由李成棟遂發兵先選精騎三百宵夜東行由老龍而下廣過廣川增城縣俱潛入花由十二月十日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七

一日上午止命前鋒十人以青白布裹頭扮作洋船舟子狀直至廣城布政司前紫微牌坊下午入城中悉去頭上布現出髻髮露刃大呼止殺一人滿城崩潰十人分守六門閉城晝夜巡視第五日三百騎始至成棟大軍月終乃至時蘇觀生匿酒肆有于篋中見文淵閣閣臣印索其一醉弗與報知巡緝被執觀生慨然曰吾以一布衣登兩朝相位死亦何憾質開時一語弗答遂殺之何吾騶顧元錦率士紳投誠優禮而去吾騶乞修明史門署纂修明史何廣州有吾

驍修史真堪羞死之謠紹武一身扮買舊衣人欲出  
城未識鄉路貌復寢怪識者無敢藏匿爲內閣中書  
所持賣銀十兩副將杜永和擒至并周王益王遼王  
等俱殺于廣州府布政司前雙門下紹武在位二月  
而已百姓俱薙髮歸順市不易肆人不知兵但傳擻  
各郡縣耳時有石馬徐鄭四姓聯船海上花山楊光  
林亦擁衆數萬水陸交訖民不聊生成棟相機勦撫  
花山在增城縣

李縉忝丁魁楚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八

十二月十八日侍御李縉忝丁魁楚十大罪欺君誤  
國玩兵害民賊群亂常罔神蔑誓并且喪身辱祖若  
不改轍覆亡立俟面帝朗誦魁楚亦引罪上慰論明  
日奉旨李縉降三級調外用縉宵夜入廉州府以家  
卷看此也縉松江華亭人崇禎庚辰進士廣東提學  
副使

永歷奔西峽

李成棟既殺紹武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  
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聞報晷式相請視帥督戰士

尉岷曰王坤復請永歷西避之式君爭之不聽遠篤  
小艇上西峽。

粵事記云丁魁楚用舊旗鼓。蘇文聘陞內閣辦事中  
書晝夜出入計值百司分給文武憑劄絕不示人羽  
報以事干者百金減半誘人多就有瓊崖叅將白斌  
託李用楫弟李來營陞總兵來新受中書見時事日  
非聞廣州信因爲觀望斌在海外猶未之知恐李來  
爲之不力具稟揭魁楚促早就云具名禮在中書李  
來處來尙不知忽二十四日夜半遣二十人索斌贖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九

示稟揭勒逼如數來反填入酒器五十金二十五日  
黎明朝見謝恩者猶趨踰殿陞忽肩輿出城掠小艇  
駕上西峽喧傳爲帝於是文武紛逐各不相顧帝因  
知有凶耗噫奔者亦揣廣州事必敗不可瞬息畱侍  
御汪光寶與李來同舟萬眾競進不知隣舟爲帝座  
幾爲刺沒惟魁楚容雅度絕不惶遽漸移貴入舟  
瞠目而視反若局外觀者魁楚丁擁戴後卽自爲計  
今則有他意矣

蘇文聘廣東人李來宜與人自毗浙江人汪光

實淮安清河人舉人

丁魁楚

粵事記云丁魁楚河南永城人晉撫失機遣戊五年崇禎戊寅奉旨納餉三千兩許本軍准回原籍魁楚援例得歸永城有舊總兵劉超壬午十月以私仇殺丁艱待御魏景琦豫扶王漢奉旨往勸超又一箭斃之率家丁劫衆鄉紳勒魁楚上疏訟寃魁楚計歛之陰遣子弟兵四面布置至癸未二月朔五鼓伏兵四起用鉄網遏超擒解京師獻俘魁楚敘功復職冢宰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十

李日宣量加本省屯田巡撫銜甲申南都立馬士英擅權會推兩廣總制十一月受職乙酉七月間南都陷卽潛通靖江王約期定計下廣舉事王果以桂林推官顧奕爲相臨桂知縣史其文爲大司馬八月初七日直抵肇慶魁楚已于初六日拜隆武登極詔矣遂發大砲擊碎王舟襲其所載執王併擒顧史二人解閩京供論叛逆誅之魁楚遂封清粵伯

魏景琦崇禎庚辰進士永城人顧奕蘇州人舉

人史其文漂陽人天啟辛酉舉人

沐天波激變土司

沐天波號王液沐英之裔襲封黔國公世守雲南丙戌秋南都陷三司兩院請增兵守滇南境口防客兵流入增兵必措餉求助之天波蹙容曰極是緊事第邇年多費不能助一緡奈何還須從長酌處然增兵刻不容緩而滇田饒瘠賦復難加天波謂各土司用鹽頗多再增本府一票餉百出矣眾然之乃今鹽務計會官結連使鹽票再置沐府餉票准于本年九月始初行時土司亦有遵法納沐票餉銀者初九日楚明季南略卷之十二

十一

雄府土司吾必魁抗令于鹽場中不獨棄沐票併奪商鹽鳴之縣毆差鳴之府毆府差言已無朱皇帝何有沐國公遂率眾入城執楚雄府文武數眾而殺之據其城

沐天波調沙亭洲

天波欲復楚雄城而力不逮想調土司強有力者克之素聞沙亭洲驍勇令符調之失時崇禎初年滇南有普民升之變民升非自能爲亂也其妻范氏美而有奇力且多智而不好靜自引民开振旗鼓掠力

壯以爲樂朝廷爲之耗飭者凡二千萬兩院司道奪  
職鎬級者不可計惟怯潰奔殞命革逐者數十百人  
後民升將敗范氏忽與言別曰爾勿以我爲妻我亦  
不以爾爲夫我去矣卽往鶴慶府執土司沙亭洲者  
白惟我與爾可爲夫婦亭州曰我自娶范氏日請  
出我與語之妯娌稱呼三言未畢舉刀刀之卽攜亭  
洲袖日今不可爲百年之好乎於是亭州悉遵范氏  
約束嚴號令明賞罰生聚教訓遂爲滇南土司中富  
強第一茲聞天波召遂欣然傾洞而出

世書載沙定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十二

沙亭洲襲破沐府

十一月初旬沙亭州因楚雄府十五日已解吾必魁  
首級掃濤楚雄稟請再設文武各屬爲守土撫治計  
天波喜甚將金帛重賞之亭州又稟曰臣夫婦欲來  
面恩至二十九日天波升座兩樹設儀仗鼓樂旗幟  
殊爲炫耀受拜受賀亭洲與范氏兩人三叩未畢急  
趨上殿急視之出刃于靴四刀飛舞已格殺左右數  
人侍衛人等如風草偃仆天波速奔入內亭洲范氏

尾後疾追隨見隨殺沐府男婦侍衛約五百人須臾

屍橫遍地。天波踰牆走。范氏遂稽核府內藏蓄絕。翰未死內寺。與姬妾儼稱中閭。亭洲整容升座。襲天波冠裳。稱沐府新主。已有趨謁拜賀。供其調遣者矣。又遺親黨與守城。盤詰出入。蓋亭洲破楚。英雄後獻功時。各兵已伏城垣。至是刻期。並起亭洲。踞坐沐府。守令仍許照舊時。沐府富厚。敵國石青珍珠名寶。落紅琥珀馬距紫金裝。以細篋篋五十。勛藏于高板庫。每庫五十篋。共二百五十庫。他物稱是。入寶黃龍傘一百四十執。亭洲將沐府數十世蓄積。日夕輦運洞底。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十一

彼蓄志已久。時乘間突發耳。夫天波蓄養數百年。音致妻子不保。祖業喪亡。良可噫也。

語云多藏厚亡。于亂世每見之。楚藩不肯養兵。三名及城破。獻賊三十萬。嘉定不肯助餉。二萬。迨京師陷。閩籍五十二萬。此輩真守庫子耳。不知千古來珍寶。多是空費人搬運者。孫可望。

孫可望入滇

丙戌張獻忠死。成都孫可望馳入貴州。據定番州。休息土馬。意欲入滬。南取沐府三百年厚藏耳。至是聞

爲沙亭洲所取大驚擊案曰此吾几上肉也亭洲小  
寇何得襲我囊中物乎遂宵夜啟行疾入雲南爲七  
月初二日亭洲已于前三日遁回本洞可望止取沐  
府空署一所并戮亭洲所署官屬天波來自大理府  
可望許之復仇卽用天波爲報門官十一月選二千  
精銳圍亭洲土穴至明年戊子二月擒亭洲范氏及  
親戚四人天波府藏與亭洲素積乃悉入輦沐府丙  
宅可望將所擒六賊于天波坐前活剝其皮天波亦  
叩首稱謝此可望入滇之始末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十四

永歷至梧州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正月朔癸卯永明王稱永歷元年  
至梧州蓋以臘月二十五日聞報李成棟親下肇慶  
故避至此時丁魁楚惑于奸弁蘇聘從梧州走岑淞  
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是月十六日成  
棟克定肇慶隨發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廉  
雷三郡卽于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  
晬出降梧屬俱遍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  
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赴邊陲

輿事記云正月朔帝在梧江舟次免朝。賈知府陸梧廉取庫銀五十兩爲僱覓挽天費。將北進桂林。府所召次輔李永茂。晏日曙。同卿田芳未及朝。見聞帝率銀臺。鄭封退潛博。曰縣深山。從行者惟總憲王化臣。大司農吳炳。宮詹方以智。文選吳貞毓。省臣唐誠。臺臣程源中。翰吳其靄。洪士彭大金。吾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等而已。式耜猶留肇慶。同朱治憫爲守禦。計元宵後迤流上府江。在途拜方以智。吳炳典樞務。

前言式耜一人從行。化淦走潯州。是由肇慶至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五

梧州時也。輿事記言從行化澄等。而式耜猶留肇慶。是由梧州將奔桂林時也。此皆肇慶未失之先。及肇慶失。而式耜始抵桂林。

陸世廉。蘇州人。恩貢生。後爲先祿寺正卿。晏日

曙。江西人。饒州舉人。田芳。河南人。丁丑進士。吳

炳。宜興人。己未進士。後爲大學士。死節。先任湖

西兵巡道副使。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庚辰進

士。唐誠。湖廣人。癸未進士。副都御史。吳其靄。宜

興人。庠士。兵程給事中。洪士彭。寧國人。庠士。禮

入李成棟帳下爲家丁。刻望同音故衆雖

獨安閑也。魁楚有大哨船四十。將三年宿藥悉載入。仍在肇慶度歲。丁亥正月初旬。方移舟西向八峯溪。併於城中修葺葑廬。以候廣城信。實不欲登岸。親幹於二月初始以金寶入達魁楚意。成棟曰何不早言。正欲邀爾主。仍爲兩廣軍門。急齋書去二十六日。魁楚投岑溪舟中。得成棟手書大悅。卽移舟順流東下。時成棟駐梧州。先上五里迎之。握手道故相見恨晚。知魁楚三子入廣。已歿其二。止存長子。通名先叩情。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七

誼甚篤。臨晚邀魁楚父子飲。隆重加常禮。把臂間指畫嶺表審度當朝。謂東南半壁惟某與老先生撐持。因訂云。明日吉期。敢煩再攝雨。廣篆拜表。卽真亦在。明晨將旗牌符籙制臺。舊勅卽悉手付之。魁楚喜甚。乃別夜半成棟戎服升帳。列炬交戰。將令庭請魁楚父子有機密語。魁楚茫然不知所以。卽過舟見成棟。正位危坐知事已變。遂跪請曰。魁楚止一子。或不及。妻孥成棟曰。汝欲饒子乎。令先斫下左。顧而首級至矣。卽將魁楚斬之。成棟立舟首。火光燭天。照同白日。

科曹。辟進士兵部尚書。廣州韶州南雄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八府俱屬廣東。而桂林梧州潯州平樂四府俱屬廣西。岑溪博白二縣俱屬梧州。

永歷抵桂林

三月上抵桂林。改桂林府署爲行宮。式紹肅殿。陞勅守諭。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衮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明季南畧卷之十二

十六

煥煥頌畫召掌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勅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

金堡浙江杭州人。庚辰進士。兵科。丁時魁湖廣人。庚辰進士。吏科。何騰蛟黎平人。辛酉舉人。或云桐城人。

李成棟斬丁魁楚

粵事記云。先是十二月十五日。省城之變。丁魁楚知之最早。卽密遣親幹齎黃金三千兩。珍寶稱是重賄李成棟。至二十五日。上奔時。彼日有密報。親幹已殺

擊跪弟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林乃命式耜歷守按  
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喚  
之中當平樂之不守也

大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  
時焦璉自合浦歸從數人推弦提兵與

大清兵接戰稍却之屯陽朔遍野俱擁旻式耜與連孤  
守危城疏請徵安國公劉承胤兵承胤初從武崗入  
護猶持正守法逐王坤爲弄權而叱周鼎瀚爲奄寺  
鼻息故見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林未幾承胤請金吾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十九

郭承賢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叅金吾  
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吉翔等疑疏出劉  
湘客鼎爵遂造蜚語爲董卓灌汜之議激承胤怒傷  
永歷三命廷杖而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藻給事  
中萬大吉千午門外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  
職承胤益橫腸劫永歷幸武崗式耜疏留全陽曰聞  
郊社禮成即圖移駕不知移駕將回桂林耶抑幸武  
岡辰沅耶今日原以恢復兩粵爲心則不徒西粵未  
愾不可移動卽東粵尙未愾亦且當駐全也故承胤

將魁楚家丁每營分一人細查家屬一妻四妾三媳  
二女及婢僕婦淨身搜檢擄入成棟舟中惟一妾於  
過船時投入江中四十年厚橐悉歸成棟聞舟中精  
金八十四萬皆三年中橫取者嗚呼罔民虐民可以  
鑒矣

瞿式耜留守桂林

四月十六日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叠至也王坤  
又趣承歷往楚時有自湘南來堵者盛言湖廣長衡  
承實四郡未有所屬宜亟取以爲中興之本方以智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六

吳炳奏以爲可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  
激切畧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  
茲者十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  
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  
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  
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  
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幘止  
此一隅以全盛規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  
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

專候於湘客等以湘客主還蹕桂林之議也。承旨許部至桂。挾餉不出。兵式耜搜括庫藏而外。捐囊萬金。夫人邵氏亦捐管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門掠布而去。爲五月十四日。承歷竟駐武崗。五月二十五日。

大清兵偵兵變。積雨城壞。環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璉負創奮臂呼督師。撫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三

大清兵旒去。式耜先令路將馬之驪伏于隔江犄角相。應。固圍倍。愼。是三月之內。危于亂兵。式耜一手指揮。璉乃得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國士遇之。故獨得璉死力。以保桂。功。晉式耜兼太子太師。臨桂伯。式耜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自二月十五日。以迄五月二十九日。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辨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疏再請。

返蹕全陽卒不聽乃督璉恢胡賓柳濤等郡并復供  
至八月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昭告興陵

昔劉錡守順昌兀木曰劉錡何敢與吾戰則宋  
之不競可知王師南下將相聞風迎避惟錢  
唐江兩戰差強人意入閩入廣勢如破竹其能  
鏖戰以却兵者惟瞿焦二公眞人傑也哉璉山

西人

永歷駐武崗

粵事記云五月中永歷自粵西至武崗州武崗屬楚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三

寶慶府時方以智吳炳隨駕馬吉翔龐天壽護三官  
移蹕荆南路出衡永巡道嚴起恒郊迎面廣身偉縱  
談時務遂拜相相度武崗州可暫駐駕遂以州署爲  
行宮王化澄後至亦協理閣務百日間先朝流寇如  
湖南曹志建河南王朝俊等遁入河南者俱稱提兵  
十萬五萬來歸宇下悉賜五等爵又進何騰蛟爲總  
制加官保建節衡州李自成餘黨高必正等聲言百  
萬流入長沙騰蛟具奏遣堵胤錫統制之號忠貞營  
分爲十六營防守長沙文臣武將位置星列兵勢稱

振

張家玉沈江

先是二月朔。張家玉與陳子壯堅義起兵。於是上而  
蒼梧下而潮陽。所在伏莽。盜掠小民。燒燬村堡。家玉  
六月兵敗。自沈于江。子壯潛身高明。復擁一村妓。因  
而被擒。解至省城。李成棟會齊三司曰。若依國法。子  
壯應劓三千六百刀。今折下十倍。三百六十刀罷降。  
臣袁彭年跪稟曰。國法所在。還應三千六百刀。爲是  
成棟曰。我尙恨其不死。死來解也。何必如是。羊城上

田云百畧

卷之十一

三

下仍不克靖。潮陽界于閩漳。山海蒙箐。盜賊益熾。百  
姓追原。亂始皆由辜朝薦。與何吾騶爭權引。大兵  
入廣所致。恨入骨髓。及成棟歸明。後永歷駐蹕端溪。  
朝蒼因吾騶在朝。不敢出山。雖門生李用楫。三爲薦  
劾。恐事敗露。終未見朝也。家玉廣東廣州府番禺縣  
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後封番禺公子。壯廣州府南海  
縣人。萬曆己未探花。後封南海公。

蒼梧屬廣西梧州府。潮陽屬廣東潮州府。高明  
屬肇慶府。

大清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總兵黃朝選揚國棟等被執。尸幾斷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崗復敗。永歷又播遷入粵。次柳州。式耜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海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且山川形勢。兵馬糗糧俱有可恃。時督師何騰蛟新轉嚴起恒及劉湘客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式耜復疏極言柳州獠獠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隣黔粵。南寧地逼交夷。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任。汎會士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搆兵。永歷復次象州。式耜與騰蛟起恒湘客等等畫調和。主客集。永忠璉誓于神。刻期出師。鼎與璉鎮總兵趙印選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

大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歷自象州抵桂。式耜與嚴起恒並相。司禮羅天壽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承亂逐者。復入自武崗至。柳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羽手也。式耜疏請永歷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

正人聞正言威德竝行以服遠近時謂名言

粵事記曰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大兵忽至武崗州  
南守兵皆在城北。迅不及支一戰而敗。闖城上下斫  
北關。棄釜殮而走。除帝駕三宮無不洗足。奔者皇子  
甫兩匝。月竟委泥沙。中宮嫡姝年亦及笄。與母同輿  
出城。俱迷失。無蹤。闖城吳炳。整衣冠北拜。君親奉勅  
詰白。縊。永歷。恐亂兵。自全州灌陽。由大路搶桂林。乃  
與臣工從間道。踉蹌至慶遠府。僅覓二小舟。三宮。茲  
載隨路逗遛。行行且止。至十一月十五日。始抵象州。  
明季南畧卷之十二

語

意欲進南寧府爲久避計。又爲新輿伯焦璉亂兵所  
阻。從行文武官皆以青布裹頭。胼手胝足。面無生氣。  
幾致散去。馬吉翔左右帝舟力挽衆。乃分遣王化澄  
吳貞毓。龐天壽。護三宮上南寧。永歷仍遡十八陡。逆  
流北上。十二月初三日。再達桂林。得延殘喘。君臣皆  
鍵戶。邇兵人無土著。銜無獨行。薪米百物。價騰五倍。  
軍丁居貨貿易。無善顏。衆皆度日如年。

天子流離播遷。子委泥沙。眷戚不保。亦可悲矣。

吳公自縊。是主辱臣死之義也。

慶遠南寧二府屬廣西灌陽屬桂林府

三宮至南甯府

十二月初十日。三宮至南甯府議商安集處。時守道趙臺猶據府署不肯讓錦衣馬吉翔責臺慢視。當坐大不敬。臺始退入分司署。三宮以南甯府爲行宮。供設帳具草率不堪。移入時。惡少逼視有流雷貢生王者友之弟王者臣。語出無狀。中宮怒執送有司。仍以訛傳告免。

趙臺北京人。官生。以府判陞監司。後爲巡撫。王者友南直人。後爲御史。

明季百畧

卷之十二

三

張獻忠亂蜀本末

甲申春獻賊大掠湖廣。遇左良玉兵戰敗。遂盡擄湖南船隻。居民自夷陵挽舟入川。時流賊所擄百姓數十萬。逆流而上。日行一二十里。舟中乏糧。饑死大半。使川中能扼險而守夔門。三峽之險雖百萬之衆不能逆遡而上也。時巡撫陳士音在重慶。有餉數十萬。議者請發餉徵兵守夔關一帶。士音曰。糜費朝廷之餉。異日難以消算。我雖賣日。不能償也。由是坐視獻

忠入川由夔州歷忠萬所在軍民望風奔逃併無一  
矢相加遺者甲申六月與忠兵至重慶城中鄉紳大  
家俱先以家口逃出城外瑞王時自漢中避賊來亦  
在城中知賊信緊急亦欲出城陳士奇執不可及賊  
至城下士奇茫然無策賊圍城之第一日命一人至  
城下說降城中守者不應第三日賊命兩婦人裸體  
在城下穢罵城上亦不解何故重慶城三面臨江皆  
石壁至西南有磚城數十丈賊就其處挖掘入火藥  
數石轟之城崩十餘丈甄石皆飛入雲際賊乘勢破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三

城城三面臨江賊從一面來城中數百萬生靈無一  
逃者巡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俱被  
執張獻忠欲降之俱不屈而王錫尤激烈憤罵不絕  
口俱被害重慶衛指揮顧景開城破急入瑞王府中  
以已所乘馬以瑞王乘之疾走遇賊爲所執見獻忠  
加曰寧殺我母犯親王獻忠叱殺瑞王景大罵亦被  
殺獻忠遂屠重慶砍手三十餘萬人流血有聲七月  
獻忠率兵向成都沿途州縣或降或逃八月圍城都  
鄉紳有司請蜀王發帑金募兵守城王眞守財虜吝

不與及城破王及有司俱被害巡撫劉之渤夾出入  
也在任有聲望獻忠欲降之而之渤罵不已獻忠怒  
殺之凡成都所屬州縣悉降于賊獻忠乃稱帝國號  
大西稱大順元年以桐城江某爲宰相成都所屬鄉  
紳嚴某爲吏部尚書江某爲禮部尚書以其養子孫  
可望爲平吏將軍李定國爲安西將軍艾能奇爲定  
北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四人皆冒姓張以其黨  
于尙禮爲中軍府都督白文選爲前軍府都督王自  
奇爲後軍府都督時本年三月北都陷于李自成宏  
明季南畧卷之十二  
光新立于南都中原多事不暇問及西川故獻忠得  
竊據成都烈獻思暴狼嗜殺鞭撻無虛刻卽左右至  
寵至愛信者少失其意卽斬艾如草芥故百姓惴惴  
不服遠近州縣無不起義兵殺賊獻忠乃大肆屠殺  
稍有犯者卽全邑盡屠然賊兵一過義兵隨起凡獻  
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卽被殺者甚至有  
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不能  
止也故獻忠擁兵數十萬女自稱帝而其威令所攝  
伏者不過成都前後十餘縣耳乙酉春奪取井研縣

內閣大學士陳演文爲皇后間左右以間封皇后之禮。僞禮部具儀注進。獻忠見其禮數繁多。怒曰。皇后何必儀注。只要啗老子。毬頭硬饜得他快活便是一塊皇后矣。要午多儀注何用。是時搖黃賊自漢中流入川北。川中亂且恐爲獻忠所屠。悉附之。其衆日盛。搖黃原名姚黃。原係漢中士賊姚黃二姓者爲首。後其衆既多。分十三枝。譎爲搖黃。以袁軺爲首。擁衆十萬。其餘如呼九思王。昌陳林。景果。重王。友進。王興。楊正榮等各領數萬。川北保寧順慶一帶悉爲殘破。居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三

民有力者聚衆入山。負儉結寨自守。其屠者悉據入營。張獻忠亦不能問。獻忠日肆攻戰。川西州縣人成都最近。又無兵不勝其殘暴。逃散殆盡。遊擊曾葡。福建莆田人。隸撫院標下。其人通文墨。好交遊。先勦搖黃有功。題授遊擊。守白帝城。總統十三隘。爲撫院所制。兵不滿一千。見獻忠破夔門。陷成都。英料衆寡不敵。退守涪州。募義共于武隆。彭水。適有官解餉二萬餘。過江津縣。曾英謂其衆曰。此餉前去必爲亂兵所劫掠。不如取其餉以招募。一月之間得衆十餘萬。曾

英率其衆卽恢復重慶瀘州洪都長壽各州縣軍聲大振。都司王祥有兵數千亦附之。時宏光正位南都。勅東閣大學士王應熊爲督師。賜尙方劍。率兵討賊。應熊駐兵遵義。以曾英恢復重慶城。兵多樵採不禁。應熊乃重慶人。深怒之。欲加責讓。而曾英撫大兵以禦賊。應熊怒亦漸消。乙酉四月。獻忠命張定國張文秀王復臣等大合兵攻曾英。英率部將余仲李定王祥李占春余大海等分兵四擊之。衆賊俱敗。提督至遵義。應熊乃題奏曾英爲總兵。王祥爲叅將。余仲李明季南畧卷之十二

无

占春余大海李定等爲遊擊。而曾英兵日強。附之者益衆。時巡撫馬乾率兵三萬人駐內江縣。叅將楊展駐嘉定州。總督樊一衡亦領副將侯天錫叅將馬應試等駐劄瀘州。衛副總兵屠龍率通巴五營李正門等劄納溪縣。八月。獻忠命張可旺率兵攻樂用寨。羅從義樂用寨本古蔺州奢崇明故地。天啟初年調奢崇明兵授遼。至重慶。舉兵反。殺巡撫邵用。春朝廷興兵滅之。改其土屬永甯衛。而樂用寨有山最高。日經崖。回土可屯萬人。險峻不可攻。羅從義率五千精兵

劄其上。可旺兵至闔數月不能解。乃遣人往說之。從  
義舉衆降。可旺誘至成都。盡元之時。獻忠開科取士。  
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  
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諂獻忠。咸進  
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爲鼎元。此  
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卽此可卜也。獻  
忠大喜。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  
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  
又從旁交口稱譽。自頂至踵。色色詳贊。以爲奇士。古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三

今所未有。獻忠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  
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  
聰明學問。及詩文字畫。一切技藝。獻忠喜甚。召入宮  
賜宴。諸臣陪宴。懽樂竟日。臨散。遂以席間金銀器皿  
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  
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  
萬年不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形像。傳播遠方。使知我  
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人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  
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懽羣臣席間。又

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四人及甲第一  
二十人次曰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

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嘖  
蹙曰這驢養的。嗜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就心上  
愛得過不的。嗜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  
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嗜老子。凡流賊謂殺人爲  
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卽刻便  
將張大受押去殺之。併傳全將大受全家併所賜美  
女家丁盡數斬殺。不畱一人。是年冬。傳令各府州縣  
明季南畧卷之十二  
三  
考試生童秀才三等。以不童生不入學者盡殺之。丙  
戌春復開科取士。生員不到者。五家連坐。老幼俱斬  
所屬州縣無有不到者。至期典試分考監論及各職  
事官併生員供役人等。俱入闈閉門封鎖。獻忠卽發  
兵萬人圍貢院。不問官員秀才及供役人軍丁一齊  
誅殺。不畱一人。時賊黨劉進忠駐兵遂寧縣。與漢中  
相拒。漳中守將乃馬科也。馬科原係李自成部將。映  
西戰敗。投順。

精。每兵萬餘。守漢中。將窺西川。進忠恃勇頗輕科。而

進忠不受約。私發部下兵襲漢中。與馬科再戰。再敗。折兵大半。仍歸。遂甯獻忠聞進忠敗。回大怒。命僞翰林寫勅。讓進忠。獻忠一字不識。凡平日發勅書。與羣下必口述過。不論鄙惡。悉照其口語書之。如差一字。便殺代書者。是時進忠在遂寧。忽傳朝廷有勅書。至卽傳合邑有司。鄉紳士民。郊外迎勅。至公所拜辭。畢。命生員登壇開讀。官民跪聽。但聞其上高聲讀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噲老子。叫你不要往漢中去。你強要往漢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許多兵馬。驢毬子入明季南畧卷之十二

你媽媽的毬欵哉。文武士民俱向上叩首。呼萬歲。謝恩而退。進忠知獻忠怒甚。料不能免。於是帶兵連夜入漢中。求馬科投

天清矣。獻忠此時方命張可旺。張文秀。王尙禮。耿三品。王復臣等領兵攻州南嘉定等處。王應熊命楊展願存志。張登貴。侯天錫。屠龍馬。應試。連營。鍵爲敘州一帶。可旺等連戰不勝。五月。曾英。王祥。余仲等方整兵向成都。獻忠偵知。急撤可旺等回川。西獻忠見四面兵馬漸逼。劉進忠又投

大清知成都不能守。乃分遣諸將帶兵屠殺附近所屬州縣百姓。不論在城在鄉。男女老幼。務期盡殺。不許私留人。雖藏匿深山窮谷。懸崖險洞。務必千方百計。取而殺之。一月之間。諸將悉回報功。各州縣勦除盡絕。更無一人畱遺者。然後盡搜成都城外鄉間百姓。殺之。次乃盡屠城中不餘一人。然後拆毀城垣。放火燒盡房屋。七月乃拔營盡起。相率走川北。駐劄西充山中。列四大營。每日清晨帶數人登高埠。遍視諸營。或隊伍不整。或旗幟參差。或器具不備。卽併一營盡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三

屠殺之。又恐諸將爲變。輒以小冊揣藏懷中。時取視之。喃喃自語曰。若此我事尙未得了。奈何。奈何。又或時向天自語曰。天教我殺我。我不敢。如是左右愚人。皆信以爲乃天使殺戮。不敢背叛。及兵馬屠殺過半。其左右腹心如張可旺。張能奇等密問今上等好漢。斬殺將盡。後將何以禦敵。獻忠默然久之。曰。皇帝極是難做。嗒老子斷做不來。今老子金銀甚多想來。做皇帝不如做賊貨。客人快活。我今藏有金銀數萬兩。賊貨數十洩。好驢馬百子頭。將此衆人殺盡。我等心

腹數十人搬馱金銀綵貨前往南京做叛貨客人受  
享富貴。圖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眾曰。此事無論未  
必妥。卽欲如此。便將眾兵解散亦可。何必定殺盡。獻  
忠曰。我面上有刀痕。軍中誰不識我。異日撞見。定然  
漏洩。且數十萬人相隨。一時豈能脫去。可旺等見其  
謀之拙如此。知事必不濟。然畏其兇惡。不敢爭。至十  
月初。可旺與能奇定國等將謀殺獻忠。待日舉事。忽  
劉進忠引馬科由漢中出保寧襲獻忠營。卒然而至。  
撥兵報有敵兵。獻忠怒殺報者。次報又至。言敵兵將  
壓陣復斬之。第三次報至。獻忠猶不信。自持鎗上馬  
出營觀之。適進忠與馬科衝至。進忠面迎獻忠。指謂  
科曰。此卽張獻忠也。於是齊放箭射之。獻忠喉中一  
箭墜馬死。

明卒南畧

卷之十二

三

大清兵直衝入營。諸將猶未知。一時驚潰。張可旺王尙  
禮等率殘兵五六萬人。繇順慶走重慶。時曾英全軍  
劄營江上。數月前問獻忠燒成都等處。率兵走川北。  
遂以爲無事。王應熊等但知遣將收拾成都。侈言恢  
復之功。竟不防張可旺等敗潰之兵。從川北突至江

上且重慶附近各對縣士紳商民避賊者皆  
英以自固江上因而成市。水陸數十里。兵民相雜。卒  
聞賊至。未免驚擾。有望風先避者。人情恟恟。不定。會  
英命李定。余仲李。占春等率兵迎戰。可旺等皆窮寇  
恐

大清兵後追料無退步。乃奮力死戰。李定等失利而歸。  
會英力欲整頓再戰。余冲卽入後營放火。劫本營馬  
匹輜重。各營見本營火起。以爲賊至。遂大亂。會英急  
率家眷登舟。舟重不可行。後軍卒至。爭舟。會英墮水。

明季兩畧

卷之十二

三

死。余仲李定。王祥等潰走。綦江散入南州縣。眞安州  
山中。李占春。余大海等。淨舟下夔州。可旺連夜奪船  
渡江。破綦江縣。督帥王應熊。駢兵遵義。巡按瞿景亦  
按臨。同在城中。丁亥正月。初七日。瞿景走。眞安州王  
應熊亦卒。諸部將遁入筆節。衛山中。正月二十三日。  
賊入遵義城。獻忠既去。可旺等乃奉爲皇后。陳演女  
爲主。駐遵義。桃源洞。可旺等諸賊。每身必往朝賊。后  
凡事奉請而行。僞宰相汪某。輔之。汪姓。歷刻過于。獻  
忠。卒日。稿以暴虐媚獻忠。九所欲殺。汪必變助。故獻

忠最信之。諸賊銜之已久。然畏之而不致發。至是。每公會議事。汪猶傲據諸賊上。一日張能奇怒曰。汝今尙敢如是耶。拔佩劍斬之。二月初。大兵至重慶。諸賊將賊后。挾死。授營渡烏江。走貴州。時貴州守將定番伯皮熊聞賊至。走都勻。巡撫朱壽圖走偏橋。按察使唐勳副使曾益走定番州。城中百姓逃竄一空。可旺等入城。出示招撫百姓。十日。後百姓悉回。可旺兵進取定番州。定番城中唐勳曾益調土兵守城。賊至輒敗去。張能奇自率眾來攻。中藥箭幾一。賊乃書字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美

射城內。云數日殺吾兵將甚多。與我斗酒當卽退去。乃退二十里。城中以爲賊怯。守稍州。賊忽湧至。城遂破。唐勳曾益自縊死。江津進士程三成時在定番。亦被殺。二月終。大兵至遵義。可旺請賊盡屠貴州。遂渡盤江。走滇。可旺復姓孫。白稱平東王。能奇復姓艾。稱定北王。定國復姓李。稱安西王。文秀復姓劉。稱撫南王。時滇中方值土司沙定州之亂。黔國公沐再波棄省城走滇。中竟無兵防。而諸賊逆得乘亂據滇矣。

附記甲申正月獻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偽官于

江南大隊俱北由湖南入川陷之瑞王閔宮被  
雜舊無陳士奇死之獻忠取丁壯萬餘有耳鼻  
斷一手驅狗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但能  
殺下府官吏封府庫以得則秋毫無犯由是所  
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解甲投降者獻忠陷涪  
州再陷蘆州順流下重慶進陷成都蜀主闔宮  
遇害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重慶推  
官王行儉死總兵趙光遠降馬士英獨請降勅  
獎之獻忠夫索全蜀紳士至成者皆殺之既而

明季南畧卷之十二

三

暨榜試士請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  
數千人。成拔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時中  
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捷除  
設官。僭入勝收元義武。置左右丞相。以徐以出  
爲右丞相。潛獨鰲房中書舍人。築宮室臺榭。置  
酒自娛。及聞李自成敗。遂不復出。其後獻忠  
被創死。

有自楚獨天者云。獻忠謂蜀中紳衿反覆盡行  
誅滅。既而考試童生。詭云。選用汝等諸童。亦謂

紳者既絕必用吾請。其誠者聞許。府縣署前不能容。使往校場者。試午刻。不少年先完。卷上已至。已而交卷者絡繹而上。須臾砲聲轟烈。伏兵四起。突入場中。將童生盡殺之。維旣或捱管濡墨而死。或碎首斷肩而死。又或折肱破腹而死。以至橫豎倒側種種不一。慘不忍言。夫獻忠錢惡。因不足道。而士子爭試亦自取其禍也。

獻賊入蜀。蜀人拒戰。獻恨之。大肆殺戮。飲酒將小兒拋擲鎗上兒啼。以爲笑樂。有童稚殺不盡。則以大鋤刈之。其殘忍如此。蜀人大俱有大在洞內。可以容人二十萬。匿于中。因不得入。置薪洞口。焚之。吹烟入洞。穴俱糜爛而死。

江陰沙尙賓在揚州。與一兵會飲。熟視之。兵曰。汝何視我。沙曰。吾聞食人者。其自必赤。今子目赤。母乃食人乎。兵曰。吾曩年食五人矣。昔從獻忠入蜀。蜀人畏之。伯避匿梁山。無所得食。遂掠人食之。惟女子織足。距束最佳。如豕蹄然。時獻忠每日發糧銀一錢。而蜀中采每升值銀八錢。

若持得光二升則糶一升便食不盡矣。

郭獻珂起兵

甲申七月張獻忠遁偽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郭獻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追獲偽將宋朝臣斬之。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三

10478

